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八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一

崔敦禮　盧承慶　劉祥道　李敬玄

李義琰　孫處約　樂彥瑋　趙仁本

崔敦禮雍州咸陽人隋禮部尚書仲方孫也其先本居

博陵世為山東著姓魏末徙關中敦禮本名元禮高祖

改名焉頗涉文史重節義嘗慕藺子卿之為人武德中拜通事舍人九年太宗使敦禮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舉兵反執敦禮問京師之事敦禮竟無異詞太宗聞而壯之遷左衛郎將賜以良馬及黄金雜物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頻使突厥累轉靈州都督二十年徵為兵部尚書又奉詔安撫迴紇鐵勒部落時延陁寇邊敦禮與英國公李勣擊破之又有瀚海都督迴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詔敦禮往就部落綏輯之因立

其嗣子而還敦禮深識蕃情凡所奏請事多允會永徽四年代高季輔為侍中累封固安縣公仍修國史六年加光禄大夫代柳奭為中書令尋又兼檢校太子詹事敦禮以老疾屢陳乞請退顯慶元年拜太子少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勅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尋卒年六十餘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賜東園秘器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昭陵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謚曰昭子餘慶官至兵部尚書敦禮

孫貞愼神龍初為兵部侍郎

盧承慶幽州范陽人隋武陽太守思道孫也父赤松大業末為河東令與高祖有舊聞義師至霍邑棄縣迎接拜行臺兵部郎中武德中累轉率更令封范陽郡公尋卒承慶美風儀博學有才幹少襲父爵貞觀初為秦州都督府戶曹參軍因奏河西軍事太宗竒其明辯擢拜考功員外郎累遷民部侍郎太宗嘗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承慶叙夏殷以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據太宗嗟賞

久之尋令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俄歷雍州别駕尚書左丞永徽初為褚遂良所構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遂良俄又求索承慶在雍州舊事奏之由是左遷簡州司馬歲餘轉洪州長史會高宗將幸汝州之溫湯擢承慶為汝州刺史入為光禄卿顯慶四年代杜正倫為度支尚書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坐度支失所出為潤州刺史再遷雍

州長史加銀青光禄大夫總章二年代李乾祐為刑部尚書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仍加金紫光禄大夫三年病卒年七十六臨終誡其子曰死生至理亦猶朝之有暮吾終歛以常服晦朔常饌不用牲牢墳高可認不須廣大事辦即葬不須卜擇墓中器物瓷漆而已有棺無槨務在簡要碑志但記官號年代不須廣事文飾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弟承業亦有學識貞觀末官至雍州長史檢校尚書左丞兄弟相次居此任時人榮之俄坐承慶

事左遷忠州刺史顯慶初復為雍州長史前後皆有能
名三遷左肅機兼掌司列選事賜爵魏縣子總章中卒
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贈洺州刺史謚曰簡承業弟承
泰齊州長史承泰子齊卿長安初為雍州録事參軍時
則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旭擇寮吏堪為御史者季旭以
聞齊卿薦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乂崔湜咸
陽丞倪若水盩厔尉田崇辟新豐尉崔日用後皆至大
官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時張守珪為果毅齊卿禮

接之謂曰十年内當知節度果如其言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鑒齊卿好酒飲至㪷餘不亂寛厚可親士友以此善之累遷太子詹事封廣陽縣公尋卒承慶弟孫藏用别有傳

劉祥道魏州觀城人也父林甫武德初為内史舍人時兵機繁速庶事草創髙祖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尋詔與中書令蕭瑀等撰定律令林甫因著律議萬餘言乆之擢拜中書侍郎賜爵樂平男貞觀初再遷吏

部侍郎初隋代赴選者以十一月為始至春即停選限既促選司多不究悉時選人漸衆林甫奏請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甚以為便時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多有赤牒授官至是停省盡来赴集將萬餘人林甫隨才銓擢咸得其宜時人以林甫典選比隋之高孝基三年病卒臨終上表薦賢太宗甚嘉悼之賜絹二百五十疋祥道少襲父爵永徽初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吏部侍郎顯慶二年遷黄門侍郎仍知吏部選事祥道以銓綜

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修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即知共釐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有國以來已四十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付選趨走几案之間者不簡便加禄秩稽古之業雖則難知手筆之材何其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簡為四等奏聞

第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勲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經赦降者放還本貫兾入流不濫官無冗雜且令胥徒之輩漸知勸勉其二曰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少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準所須人量支年别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略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

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畧盡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常入流者遂逾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其餘兩倍又常選放還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别新加實非處置之法其三曰儒為教化之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令庠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誘掖之方理實

為備而奬進之道事或未周但永徽已來于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音超升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臣故以為奬進之道未周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薦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稱多士遂間斯人望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為條例稍加優奬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絶一代盛事實為朝廷惜之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

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令之在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其六曰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省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承遂成

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多為政之弊高宗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時公卿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祥道尋以修禮功進封陽城縣侯四年遷刑部尚書每覆大獄必歔欷累歎奏決之日為之再不食龍朔元年權檢校蒲州刺史三年兼檢校雍州長史俄遷右相祥道性謹慎既居宰相深懷憂懼數自陳老疾請退就閑職俄

轉司禮太常伯罷知政事麟德二年將有事於泰山有司議依舊禮皆以太常卿為亞獻光禄卿為終獻祥道駮曰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皆為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徇虛名而忘實事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徒徐王元禮為亞獻祥道為終獻事畢進爵廣平郡公乾封元年又上表乞骸骨優制加金紫光禄大夫聽致仕其年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宣子齊賢襲爵

齊賢初自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高宗聞其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興宗嘗從帝於苑中弋獵因言晉州出好鷂劉齊賢見為司馬請使捕之帝曰劉齊賢豈是覔鷂人耶卿何以此待之遂止齊賢後避章懐太子名改名景先永淳中累遷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天臨朝代裴炎為侍中及裴炎下獄景先與鳳閣侍郎胡元範抗詞明其不反則天甚怒之炎既誅死景先左遷普州刺史未到又貶授吉州長史永昌年為酷吏所陥

繫於獄自縊死仍籍没其家景先自祖父三代皆為兩省侍郎及典選又叔父吏部郎中應道從父弟禮部侍郎令植等八人前後為吏部郎中員外有唐已來無有其比云

李敬玄亳州譙人也父孝節穀州長史敬玄博覽羣書特善五禮貞觀末高宗在東宫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敬玄雖風格高峻有不可犯之色然勤於造請不避寒暑馬周及許敬宗等皆推

薦延譽之乾封初歷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總章二年累轉西臺侍郎兼太子右中護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時員外郎張仁禕有時務才敬玄以曹事委之仁禕始造姓歷改修狀樣銓歷等程式處事勤勞遂以心疾而卒敬玄因仁禕之法典選累年銓綜有序自永徽以後選人轉多當其任者罕聞稱職及敬玄掌選天下稱其能預選者歲有萬餘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即口陳其書判失錯及

身負殿累罍無差殊時人咸服其強記莫之敢欺選人
有杭州參軍徐太玄者初在任時同僚有張惠犯贓至
死太玄哀其母老乃詣獄自陳與惠同受惠贓數既少
遂得減死太玄亦坐免官不調十餘年敬玄知而大嗟
賞之擢授鄭州司功參軍太玄由是知名後官至祕書
少監中王師以德行爲時所重敬玄賞鑒多此類也咸
亨二年授中書侍郎餘並如故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
行吏部侍郎依舊兼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四

年監修國史上元二年拜吏部尚書仍依舊兼太子左庶子監修國史同中書門下三品敬玄久居選部人多附之前後三娶皆山東士族又與趙郡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高宗知而不悅然猶不彰其過儀鳳元年代劉仁軌為中書令調露二年吐蕃入寇仁軌先與敬玄不恊遂奏請敬玄鎮守西邊敬玄自以素非邊將之才固辭高宗謂曰仁軌若須朕朕即自往卿不得辭也竟以敬玄為洮河道大總管兼安撫

大使仍檢校鄯州都督率兵以禦吐蕃及將戰副將工部尚書劉審禮先鋒擊之敬玄聞賊至狼狽却走審禮既無繼援遂沒於陣俄有詔留敬玄於鄯州防禦敬玄累表稱疾乞還醫療許之既入見驗疾不重高宗責其詐妄又積其前後愆失貶授衡州刺史稍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永淳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兗州都督撰禮論六十卷正論三卷文集三十卷子思沖神龍初歷工部侍郎左羽林軍將軍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敗見殺

籍沒其家敬玄弟元素亦有吏才初為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延載元年自文昌左丞遷鳳閣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萬歲通天二年坐與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交結為武懿宗所陷被殺神龍初雪免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常州刺史玄道族孫也其先自隴

西徙山東世為著姓父玄德瀛陶令義琰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時李勣為并州都督寮吏皆望風慴懼義琰獨廷折曲直勣甚禮之義琰麟德中為白水令有能名拜司刑員外郎上元中累遷中書侍郎又授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天后預知國政高宗嘗欲下詔令后攝知國事義琰與中書令郝處俊固爭以為不可事竟寢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慰勉官寮盡捨罪令復其

位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義琰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司功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為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我禍此豈愛我意哉義璡曰凡人仕為丞尉即營第宅兄官髙禄重豈宜卑陋以偪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徳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竟不營構其木為霖雨所腐而棄之義琰後改葬父母使舅氏移其舊塋髙宗知

而怒曰豈以身在樞要凌蔑外家此人不可更知政事義琰聞而不自安以足疾上疏乞骸骨乃授銀青光禄大夫聽致仕及將歸東都田里公卿已下祖餞於通化門外時人以比漢之二疏垂拱初起為懷州刺史義琰自以失則天意恐禍及固辭不拜四年卒於家義琰從祖弟義琛永淳初為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飢高宗令貧人散於商鄧逐食義琛恐黎人流轉因此不還固爭之由是忤旨出為梁州都督轉岐州刺史稱為良吏卒官

高宗時宰相又有孫處約樂彦瑋趙仁本並有名跡

孫處約者汝州郟城人也貞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既失德處約數上書諫之祐既誅太宗親檢其家文疏得處約諫書甚嗟賞之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更授一舍人與處約同知制誥高宗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何須多也處約以預修太宗實録成賜物七百段三遷中書侍郎與李勣許敬宗同知國政尋避中宫諱改名茂道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顯慶中拜少

司戎以老疾請致仕許之尋卒子佺睿宗時為左羽林大將軍征契丹戰殁

樂彥瑋者雍州長安人顯慶中為給事中時故侍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貞觀末為褚遂良所譖枉死稱寃請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彥瑋獨進曰劉洎大臣舉措須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即擬負國先朝所責未是不愜且國君無過舉若雪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

乎然其言遂寢其事彥瑋尋丁憂起為唐州刺史及入辭高宗記其言直復拜東臺舍人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元年代劉仁軌為大同憲官名復舊改為御史大夫上元三年卒贈秦州都督永昌年以子思晦貴重贈揚州大都督思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兼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為酷吏所殺

趙仁本者陝州河北人也貞觀中累轉殿中侍御史自義寧已來詔勑皆手自纂録臨事皆暗記之甚為當時

所伏會有勅差一御史遠使同列遞相辭託仁本越次請行言於治書侍御史馬周曰食君之禄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險所不敢辭也及迴事又稱旨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歷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司列少常伯知政事如故時許敬宗為右相頗任權勢仁本拒其請託遂為敬宗所構俄授尚書左丞罷知政事咸亨初卒官

史臣論曰崔盧數公皆以忠清文行致位樞要恪恭匪

懈以保名位誠所謂持盈守成太平之君子然敬玄之擢太玄可謂能舉善者矣義琰腐材而不營第舍可謂有儉德矣彥瑋獨遏姦臣仁本請當遠使終昇輔相不亦宜乎

贊曰盧劉兩族奕世名卿二李二樂俱號公清擢臣獨抗美第不營以玆輔弼無愧德聲

舊唐書卷八十一

舊唐書卷八十一考證

崔敦禮傳勑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馬餘慶使侍其疾

新書作弟餘慶

盧承慶弟承泰傳子齊卿開元初為幽州刺史○新書

作幽州

樂彥瑋傳卒贈秦州都督○新書作齊州

舊唐書卷八十一考證

舊唐書卷八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三十二

許敬宗　李義府少子湛

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為

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為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同為管記武德初赤牒擬漣州别駕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黄門侍郎高宗在春宫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

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亷等共知機要中書令岑文本卒於行所名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宫僚多被除削久未收敘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哲寛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于兹竊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

禍生膚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寮逈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玉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袁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縁於海昏譬諸欒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其誅夷臣以賢良荷彼收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於倭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稱為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

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朴或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槩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由是玄素等稍得敘用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為禮部尚書敬宗嫁女與蠻酋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為有司所劾左授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為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拜禮部尚書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孫無忌褚遂良韓

瑗等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潜加誣構並流死於嶺外顯慶元年加太子賔客尋冊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為兾州刺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宫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巳來幾代都此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為昆

明滇池所開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此池用
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館學士具
檢秦漢已来歴代宮室處所以奏其年代李義府爲中
書令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爲右相
加光禄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
舊監修國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
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内省敬宗自掌知
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

及所害封德彞時為内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為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為德彞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隷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為九隴曲叙門閥妄加功績幷升與劉文静長孫順德同傳敬宗為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為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為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

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慓襲破之敬宗又納
其寳貨稱孝泰頻破賊徒斬獲數萬漢將驍健者唯蘇
定方與龎孝泰耳曺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隱惡
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實錄其敬播所修者頗多詳直
敬宗又輙以巳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自貞觀巳
來朝廷所修五代史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
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玉彩姓氏錄新禮皆總知其
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敬宗好色無度其長子昂頗有

才藻歴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
嬖之以為繼室假姓虞氏昻素與通烝之不絶敬宗怒
黜虞氏加昻以不孝奏請流於嶺外顯慶中表乞昻還
除虔化令尋卒咸亨元年抗表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
特進俸禄如舊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為之舉哀廢朝
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
大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太常將定謚博士袁思
古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歴居清級然棄長子於荒徼嫁

少女於東洛聞詩學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
黷貨白圭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按謚法
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彦伯不勝
其恥與思古大相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
改謚官太常博士王福時議曰謚者飾終之稱也得失
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是實即合據法推繩如其不
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禮福時
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是甲令

虛設將謂禮院無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謚議為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謚為繆荅曰昔晉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謚為繆醜公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為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有逾於何氏而謚之為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尚書省五品已下重議禮部尚書袁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其議彥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

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彦伯代作又納婢妾譏言奏流於
嶺表後遇赦得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
永泰貞觀八年劒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
文表薦之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黄門侍郎劉洎治
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又敕義府以本
官兼侍晉王及昇春宫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士
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

獻承華儼其辭曰邃初冥昧元氣氤氳二儀始闢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為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墳功成揖讓事極華勛肇興夏啓降及姬文咸資繼德永樹高芬百代沿襲千齡奉聖粵若我后丕承寶命允穆三階旻齊七政時雍化洽風移俗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震維標德離警體正寄切宗祧事隆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輔業光啓誦藝優于羽九載崇儒三朝問豎歷選儲儀遺文在斯望試登俎髙論喬枝俯容思順非禮無施前

修盛業來哲通規飭躬是蹈則叡問風馳立志或爽則玄猷日虧無恃尊極修途難測無恃親賢失德靡全勿輕小善積小而名自聞勿輕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監言斯屏儲業攸昌竊惟令嗣有殊前事雖以貴以賢而非長非次皇明睠德超倫作貳匪懋聲華莫酬恩畀匪崇徽烈莫符天志勉之又勉光茲守器下臣司箴敢告近侍太子表上其文優詔賜帛四十疋又令預撰晉書高宗嗣位遷中

書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國史加弘文館學士高宗將立
武昭儀為皇后義府嘗密申恊贊尋擢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義府貌狀溫
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
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
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貓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
庶子進爵為侯有洛州婦人淳于氏坐姦繫於大理義
府聞其姿色囑大理丞畢正義求為別宅婦特為雪其

罪卿段寶玄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懼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容貌為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為萊州司戶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尋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禮為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並如故

尋加太子賓客進封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晟為魏州刺史諸子孩抱者並列清官詔為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壻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初杜正倫為中書侍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正倫同為中書令正倫每以先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倫共圖議義府吏相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

不和兩責之左貶義府爲普州刺史正倫爲橫州刺史
友益配流峯州四年復名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自餘官封如故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
復爲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尋請改葬其祖
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
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
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
從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

巳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轜輴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絶武徳巳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義府本無藻鑑才怙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為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時殷王初出閤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遷右相殷王府長史仍知選事並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姦宄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容誡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亦

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誡朂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腮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睆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優容之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為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義府既貴之後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

譜敘昭穆及義府出為普州刺史遂即除削義府聞而
銜之及重為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
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
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
門閥者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
諸州藏為永式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
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
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

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録由是搢紳士大夫多恥被甄敘皆號此書為勳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闗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為婚姻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隴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為婚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塜候望哀禮

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覘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頴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侍御詳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洩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稔惡嫉賢載虧

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可除名長流嶲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姦淫是務賄賂無猒交遊非所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子壻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贓並除名長流延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為之語曰今日巨唐年還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

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者謂此也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憂憤發疾卒年五十餘文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尋亡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恐其復來及聞其死於是始安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

有翊贊之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玄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義府子左千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各三百户義玄子司賔卿基徳儉子殿中監璹實封各二百五十户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二百户睿宗即位景雲元年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義府少子湛年六嵗時以父貴授周王文學神龍初累遷右散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時鳳閣侍郎張柬之將誅張易

之兄弟遂引湛為左羽林將軍令與敬暉等啓請皇太子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太子許之及兵發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諸將與南衙執事剋期誅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棄家族共宰相同心戮力匡輔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懇誠而欲陷

之鼎鑊湛等微命雖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
馳馬就路湛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率所部兵直至則
天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因奏臣等奉令誅逆賊易之
昌宗恐有漏洩遂不獲預奏輒陳兵禁掖是臣等死罪
則天謂湛曰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我於汝父子恩不
少何至是也則天移就上陽宮因留湛宿衛中宗即位
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國公加實封通前滿五百戶
頃之復授左散騎常侍累轉左領軍衛大將軍開元初

卒崔義玄别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之際已為文皇入館之賔垂三十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奥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及屬嗣君沖暗嬖妾姦邪阿附豺狼窺圖權軸人之兇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筆得位由姦爲虎傅翼即又胡顔

舊唐書卷八十二

舊唐書卷八十二考證

李義府傳尋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新書紀表皆參知政事

義府恥其家代無名乃奏改此書○臣宗萬按通鑑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敬宗傳不載其事於此詳載之蓋義府創其議敬宗贊成之者借武后以立言無非遂其欲改之心可謂深於自為者小人之假公濟私大率類此

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臣宗萬按司津監掌川澤津梁之政令職從六品龍朔元年改置即漢之都水長後漢之河隄謁者晉之都水臺使梁之太舟卿隋之都水監貞觀時都水使是也又通鑑受其錢七百緡漢書注緡絲也以貫錢也據此貫緡無異義惟新書作七十萬緡以數核之當亦是七百貫也

舊唐書卷八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八十三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三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也少有志節隋末率鄉曲數百人附於李密密大悦之謂曰昔稱汝潁多奇士故非謬也

令與徐勣守黎陽後竇敗勣令孝恪入朝送款封陽翟郡公拜宋州刺史令與徐勣經營武牢已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宫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踧月迫力盡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運阻絶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爲剋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

右也歷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入為太府少卿轉左驍衛將軍貞觀十六年累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士流與流配及鎮兵雜處又限以沙磧與中國隔絶孝恪推誠撫御大獲其歡心初王師之滅高昌也制以高昌所虜馬者生口七百盡還之焉耆王尋叛歸欲谷可汗朝貢稀至令孝恪伺其機便因表請擊之以孝恪為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孝恪夜襲其城虜其

王龍突騎支太宗大悅璽書勞之曰卿破焉耆虜其偽
王功立威行深副所委但焉耆絶域地阻天山恃遠憑
深敢懷叛逆卿望崇位重報効情深遠涉沙場龔行罰
罪取其堅壁曽不崇朝再廓遊魂遂無遺寇緬思竭力
必大艱辛越險成功深足嘉尚俄又以孝恪爲崑丘道
副大總管以討龜兹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餘軍分
道別進龜兹國相那利率衆遁逃孝恪以城外未賔乃
出營於外有龜兹人来謂孝恪曰那利爲相人心素歸

今亡在野必思為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為虞那利等果率衆萬餘隂與城内降胡表裏為應孝恪失於警候賊將入城鼔譟孝恪始覺之乃率部下千餘人入城與賊合戰城中人復應那利攻孝恪孝恪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賊竟退走將軍曹繼叔復拔其城太宗聞之初責孝恪不加警備以致顛覆後又憐之為其家舉哀高宗即位追贈安西都護陽翟郡

公待詔贈遊擊將軍仍賻物三百叚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床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今為寇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次子待封高宗時官至左豹韜衛將軍咸亨中與薛仁貴率兵討吐蕃於大非川戰敗減死除名少子待聘長安中官至宋州刺史

張儉雍州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公威之孫也父植

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即高祖之從甥也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強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勑緣邊諸州遞相承禀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儉又廣營屯田嵗至穀十萬斛邊糧益饒及遭霜旱勸百姓相贍遂免饑餒州境獨安後檢校勝州都督以母憂去職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責但存綱紀覊縻

而已及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為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啓顙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行抄掠儉軍至遼西為遼水汎漲久而未渡太宗以為畏懦召還儉詣洛陽謁見面陳利害因說水

草好惡山川險易太宗甚悅仍拜行軍總管兼領諸蕃騎卒為六軍前鋒時有獲高麗候者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自新城路邀擊之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其後改東夷校尉為東夷都護仍以儉為之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謚曰密儉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儉弟延師永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

郡公延師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龍朔三年卒官贈荆州都督謚曰敬陪葬昭陵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戟時人榮之號為三戟張家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絶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

殺獲甚衆鄉黨頼之後仕竇建徳建徳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為子雅賢俄又為劉黒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黒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為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候中郎將永徽中轉左衛勲一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為前

軍總管至鷹娑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别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疋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决成敗法耳何為此事自今正可結為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

萬全無為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别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為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為大將閫外之事不許自專别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縶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篤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

叛文度不從及分財惟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
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方為行軍大總管又征賀魯以
任雅相迴紇婆潤為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大
破之其俟斤嬾獨禄以衆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
千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禄屋闕啜懾舍提暾啜
鼠尼施處半啜處木昆屈律啜五弩失畢兵馬衆且十
萬來拒官軍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
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矟外向親領漢

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乗勢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禄屋等五努失畢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餘五咄六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於是西蕃悉定惟賀魯及咥運率其牙内餘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於伊麗水上殺獲畧盡賀魯及咥運十餘騎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至於石國擒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

為州縣極於西海定方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
公又封子慶節為武邑縣公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
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
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
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疋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
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
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

縳開門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特勤獻之葱嶺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眞邑五百户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擁陣水陸齊進飛檝鼓譟直趣眞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

王義慈及太子隆奔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即擅為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于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為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於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為尚輦

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

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

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興言及此不覺嗟悼遽下詔

贈幽州都督謚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

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為賊所

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

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

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遥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為誰特引見賜馬兩疋絹四十疋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抽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

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猥至衝突玄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桄叫呼以驚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疋蘇定方之討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伏今泥熟仗素幹不伏賀魯為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

賊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即是矜其枉破使百姓知
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
家口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隨軍效其死節顯慶二年
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畧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
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大
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疋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
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
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陵

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首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内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偽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

自此衰弱不復更為邊患乾封初高麗大將泉男生率衆內附高宗遣將軍龎同善高侃等迎接之男生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仁貴統兵為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為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為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横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男生相會高宗手勅勞之曰金山大陣兇黨實繁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賈勇

致斯剋提宜善建功業全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主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慴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畧地與李勣大會軍於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

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為鄯城鎮守恥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破賊即迴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等並留柵內吾等輕鋭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畧盡收

其牛羊萬餘頭迴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邀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歎曰今年歲在庚午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起仁貴為鷄林道總管以經畧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

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名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為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惟此事耳今西邊不静瓜沙路絶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為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為將素憚其名

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仁貴病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將軍官造靈轝并家口給傳還鄉子訥别有傳
程務挺洺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竇建德為普樂令甚有能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棄建德歸國高祖遥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畧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為之設齋以報其恩及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洺州名振復與刺史陳

君賓自拔歸朝母潘妻李在路為賊所掠沒於黑闥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時黑闥於冀貝滄瀛等州水陸運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毀其舟車黑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洺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畧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酬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我

前每見别嗔餘人猶顔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
責讓而辭理縱横亦竒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平
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
稱為名將永徽六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率
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甚衆後歷晉蒲二
州刺史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謚曰烈務挺少隨
父征討以勇力聞遷右領軍衛中郎將永隆中突厥史
伏念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暕曹懐舜竇義昭等

相次戰敗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率兵討之務挺為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於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不能支遂間道降於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余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偽稱尊號署百官又進寇綏息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

進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鐵余盡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張虔勗同受則天密旨率兵入殿庭廢中宗為廬陵王立豫王為皇帝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為尚乘奉御務挺泣請迴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襃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為太子洗馬又明年以務挺為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

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
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友善
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
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
在宴樂相慶仍為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貞
觀永徽間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興狀跡可錄
張士貴者虢州盧氏人也本名忽峍善騎射膂力過人
大業末聚衆為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為忽峍賊高

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欵拜右光祿大夫累有
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謂之
曰欲卿衣錦晝遊耳尋入為右武候將軍貞觀七年破
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為士卒先雖古
名將何以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
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
虢國公顯慶初卒贈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興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候大將軍才之子也道

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明閑宿衛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候將軍甚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治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候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廨宇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道興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為朝野所笑傳為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眩亦為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為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鈐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勲建策有傑世之風然而務奢為恒既未盡善舉衆失律不其惑與張公經畧有天然才度務穡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才未盡邢國公神畧翕張雄謀戡定輔平屯難始終成業疏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為一時之傑至忠大畧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協以敗全畧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有父風英槩輔時克繼洪烈然

而茍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之來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與遂時立效得盡義勇以觀厥成而繼父風槩三代執金不亦美乎

贊曰五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薛務挺徼功奮命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舊唐書卷八十三

舊唐書卷八十三考證

郭孝恪傳以孝恪為西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伐焉耆○新書作錫山道

蘇定方傳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新書作神邱道臣德潛按新羅傳云定方為熊津道大總管實錄亦然而唐歷則云以定方為神坵道大總管舊書據實錄新書本唐歷也

薛仁貴傳明年又與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共高麗

大將温沙門戰於横山○臣德潛按上文顯慶二年則明年為三年也而通鑑載于四年冬盖本之實録云

其年仁貴病卒○臣德潛按玩上文乃開耀元年也然據綱目永淳元年突厥骨篤禄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非卒於開耀中明矣新書在永淳二年為合

程務挺傳時伏念屯于金牙山○臣宗萬按通鑑注此東突厥可汗所居之金牙山也蘓定方直抵金牙山

擒賀魯是西突厥可汗所居蓋突厥之初建牙于金山其後分為東西突厥凡建牙之地率謂之金牙山故定方傳云自金山之北指處未嘗云金牙也又可汗所居謂金帳故亦以金牙言之厥後裴行儉為金牙道大總管即此地也

舊唐書卷八十三考證